

李建军
邢小利

编选

路遥评论集

LU YAO
PING
LUN JI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LU YAO
PING
LUN JI

2007

ISBN 978-7-02-005990-4



ISBN 978-7-02-005990-4 定价: 26.00元

9 787020 059904 >

李建军
邢小利

编选

路遥评论集

LU YAO
PING
LUN JI

I206.7

158

2007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路遥评论集/李建军,邢小利 编选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

ISBN 978-7-02-005990-4

I. 路… II. ①李…②邢… III. 路遥(1949~1992) - 文学评论 - 文集 IV. I206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0434 号

责任编辑:李建军 装帧设计:柳 泉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李 博

路遥评论集

Lu Yao Ping Lun Ji

李建军 邢小利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9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

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ISBN 978-7-02-005990-4

定价 2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

——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（代序）

李建军

很多时候，让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被所有人认同和接受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而这个真理如果与文学有关，似乎就更难让它成为一种普遍共识。本来，文学是一种应目会心的艺术，而关于文学的知识，也大都都是目击道存的常识，既不神秘，也不深奥，然而，正是这些常识，却常常是言人人殊，异见迭出。例如，什么样的文学，才是真正的文学？什么样的作家，才是优秀的作家？这些问题，似乎并不复杂，似乎很好解答，但实际的情形，却是聚讼纷纷，莫衷一是。

相对主义者会这样回答：“文学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艺术样式。作为一种‘现象’，它是只可描述而不可界定的。文学就是你感受到的那种‘特殊’的样子，就是你所理解的那个‘具体’的样子。因此，如何认识文学的真假，如何判断作家的优劣，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并无一定之规。”

然而，这样的取消主义态度，并没有说明问题，因为，在那些优秀的作家身上，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，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，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克服种族、地域、时代、信仰、性别、年龄等复杂因素的窒碍，赢得读者普遍的认可和长久的热爱。事实上，关于文学的真假和作家的优劣，人们已经从由经典文本提供的可

靠经验中,提炼、归纳出一些重要的判断尺度和批评原则,而这些尺度和原则,已经成为我们进行文学认知和评价的可靠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。

唯美主义者会这样回答:“文学是一种纯粹的审美现象,是超功利的、无目的的,与道德、宗教、政治和价值领域的事情毫不相干。因此,作家倘若想成为优秀的作家,文学想成为真正的文学,就必须把‘如何写’当做问题的全部,唯一应该关心的是语言、技巧等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。”

这种饮风餐露的“唯美主义”观念,无疑是一种狭隘而片面的见解。完全没有伦理内容的“纯粹”的审美活动,是不可想象的,因为,只要是经由人的心灵产生的事物,或多或少,都包含着人的情感态度,都潜含着人的道德反应,都存在一个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问题。事实上,在那些真正的作家看来,与认知相关的“真”,与伦理相关的“善”,与诗意相关的“美”,乃是三位一体,密不可分。例如,莎士比亚就在《十四行诗》(第105首)中说:“‘美、善和真’,就是我全部的题材,‘美、善和真’,用不同的词句表现;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演才,三题一体,它的境界可真无限。”

“身体写作”者会这样回答:“文学就是‘欲望’的别名,就是‘身体’的镜像,或者按照一位作家在一篇题为《你是一条鱼》的序文中提供的信息:‘文学就是性!’而‘道德诗意’和‘伦理境界’则是一些与文学无干的伪概念,本质上是压抑甚至扼杀生命激情和创造活力的。因此,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关心的,就不是价值和意义领域的问题,而是人的‘肉身’,是人的感官体验,尤其是性的压抑和苦闷,而真正的文学,天经地义地就是释放里比多等内在压抑的秘密通道。”

这种停留于“原始群”时代的观点,本来不值一驳,但是,真是令人费解,它竟然是我们时代最为嚣张的一种文学理念。其实,除非一个作家承认自己属于完全与众不同的“另类”,否则,

他的“身体”里必然有一个已经“人化”的灵魂，而他的“肉身”的苦闷和焦虑，也必然要从心灵这个“镜像”上反映出来，必然要被升华为精神意义上的复杂感受。如果非得把文学变成“身体”的奴隶，非得通过渲染“性”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，来表现自己敢于堕落的潇洒和敢于无耻的勇气，那就不仅显示着作家精神的贫困和危机，似乎也在证明着“身体”的病变，践踏着“身体”的尊严。当然，作家应该关心一切与人相关的事情，但是，一个优秀的作家，更倾向于在更高的意义上关心人，更倾向于把文学当做与读者的道德升华、人格发展和精神拯救密切相关的事业。

功利主义者会这样回答：“文学不是空中楼阁，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现象，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，它的价值必须经过市场的验证，在流通过程体现出来。因此，那些印数甚巨、发行量很大、码洋很高、能被市场认可的文学，就是好的文学；那些能经受住市场考验的作家，就是成功的、优秀的作家。”

虽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有市场的一种文学价值观，但也实在是一些本质上反文学的理念。因为，好的作品当然可能是洛阳纸贵、获得市场成功的作品，但商品价值不过是文学的从属价值，而不是主体价值。所以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：有的作家很有名，但并不优秀，有的作家很优秀，但知名度并不高；同样，有些作品很畅销，但并不优秀，有些作品很优秀，却并不畅销。因此，对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，我们要保持警惕的态度，因为它不仅会导致文学评价上的鱼目混珠，而且还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沦为“拜钱教”的牺牲品。

“未来主义者”会这样回答：“文学即‘创新’，即对传统的‘超越’。真正的文学是指向‘未来’的文学，而只有敢于在文化上‘弑父’的作家，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。因此，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怀疑并否定传统，必须改弦更张，另辟蹊径，发明一种全新的写作技巧和叙事策略，重建一套从未有过的价值体系，甚至像

罗伯—格里耶那样把人当做物来写，都是应该鼓励的创新。”

然而，这种庸俗的进化论思想和盲目的“拜新教”倾向，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，而且在实践上，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。众所周知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我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们蔑视和抛弃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文学传统，却对西方的“现代”观念和“新潮”方法低首下心，顶礼膜拜。“现代主义”的作品，被当做新的文学“圣经”；“现代主义”的“大师”，被想像成引领中国文学走出埃及的摩西。在这样的情势下，一个作家倘若要做一个“传统主义者”，要利用那些旧有的经验进行写作，就需要有清醒的头脑、稳定的立场以及承受误解甚至嘲笑的勇气。

事实上，反传统的“未来主义者”似乎没有弄清楚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，那就是，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化论现象，因而，高度信息化的电子时代的文学，也并不比前工业化时代的文学更高明、更先进。这样说，并不是贬低人类的创造力，而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，即文学的变化和发展，有着不同于科学的轨迹和模式：如果说，科学发展是淘汰式的，即通过否定性的超越，来开拓前行的道路，那么，文学的发展则是累积式的，即通过肯定性的吸纳，来强化、提高创造的能力；如果说，科学的发展呈现出“线性”的延伸状态，新的必然要比旧的更高、更深，那么，文学的发展则表现为“面性”的共存状态，旧文学完全可能与新文学一样好，甚至比新的更高、更好。因此，南非人类学家麦克斯·格拉克曼说，科学“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”——这无疑是正确的，但是，在文学上，即使“这一代”的天才，也不可以用“超越”这样的话，来表示对“上一代”的轻慢，因为，“这一代”的“天才”，未必较“上一代”的“天才”更高明、更优秀。

好了，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路遥，谈谈这个对我们理解“真正

的文学”和“优秀的作家”，提供了“支援意识”和经验资源的人。在路遥身上，在他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宝贵的经验，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。比照路遥，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的问题，也看见了应该选择的方向和路径。

显然，路遥既不是无可无不可的相对主义者，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主义者；既不是利用“性”作诱饵谋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者，也不是目空一切的“未来主义者”。那么，路遥是什么样的作家呢？有的作家让人羡慕，但却不让人尊敬——路遥不是这样的作家；有的作家让人尊敬，但未必令人羡慕，具体地说，没有谁愿意像他一样生活——路遥或许就是这样的作家。路遥是一个把自己献给文学事业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义者，是一个具有诗性情调和英雄气质的现实主义者，是一个充满责任意识的“为人生”的人道主义者。如果说，《幻灭》作为书名，像勃兰兑斯在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中所说的那样，是“富于巴尔扎克特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也可以说是巴尔扎克所有作品的书名”，那么，《人生》作为书名，则是富于路遥特征的，它完全可以说是路遥所有作品的书名。当然，如果再加上“困难”、“平凡”，那就更能概括路遥文学创作的精神特征。“人生”、“困难”、“平凡”，路遥书名里的这些关键词，彰明较著地显示着路遥是什么样的作家，显示着他的文学立场和创作追求。

对于文学，路遥有着明确的目标感和良好的道路感。他相信文学是有用的，是改善人类生活的伟大手段，真正的文学都致力于向上提高人类的生活。他知道文学的发展不是“弑父”的结果，而是一种你中有我、血脉相连的代际传承，所以，他对悠久的文学传统和现实主义大师充满敬意。他懂得怜悯、同情和爱的情感对于文学的意义，所以，虽然他有少年时代被寄养的伤害记忆，体验过贫穷的屈辱和饥饿的折磨，经历过严峻的人生考验和严重的精神危机，但是，他没有被不幸和苦难摧毁，没有变成

自哀自恋、怨天尤人的“恨世者”，没有把文学降低为羞辱别人和发泄不满的工具，没有把写作异化为彻底意义上的“消极写作”，而是努力克服冷漠、仇恨和敌意对自己的影响，对一切生命都心怀善念，把爱变成了一种稳定的世界观，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赞美和热情的态度——他赞美大地，赞美天空，赞美一切美好的事物；他热爱生命，热爱人们，尤其热爱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“受苦人”。他知道文学的生命和价值源于精神世界，而不是来自“肉体”，所以，在他身上，没有风流名士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放纵和高自标树的傲慢，而在他的作品里，也看不到某些作家对“性景恋”的近乎疯狂的渲染，对女性的近乎野蛮的羞辱和伤害——路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表现上，充满对爱情、友情、亲情等美好的人类情感的诗意描写，虽然从艺术上看，他的描写有时尚显稚拙，甚至存在严重的问题，但却是那么真挚，那么朴实，那么感人。

是的，正是在“先锋文学”的狂风横扫一切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路遥；正是在“市场经济”的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路遥。他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形单影只，静静地看着那些“弄潮儿”呼啸而来，又呼啸而去。他镇定而自信。他知道自己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。他经受住了考验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没有被来势汹涌的浪潮“裹挟而去”。他获得了成功，得到了赞许和奖赏，但也经常被人误解甚至被嘲笑。他被许多人当做一个文学观念滞后、创作方法陈旧的“落伍”作家。那些被“新观念”武装起来的批评家，怀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；那些受新潮批评家影响的编辑，拒绝出版他的作品。勃兰克斯说，巴尔扎克活着的时候，并没有被他同时代的人所理解，就连圣伯甫那样杰出的人，也不能理解他的伟大，但巴尔扎克依然“过着孤独的生活”，“他违反巴黎习俗，不采取任何步骤使他的作品获得赞扬”（勃兰克斯：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，第五分册，第226页，人民文

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)。路遥也是这样。虽然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,但是他拒绝妥协。我听一个与路遥过从甚密的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:有一次,在一个研讨会上,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,当着路遥的面说:“你的作品语言不好,就没有人家某某某的语言优美。人家那语言,才是文学语言。可是,在你的小说中,找不到一句人家某某某那样的语言。”路遥在最后的发言中回应说: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。我只想用自己的语言写作,所以,如果我的作品中哪怕出现一行某某某那样的文字,我都要坚决地把它划掉。”这位朋友说,路遥当时很激动,说到“划掉”的时候,右手做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动作。路遥的坦率、清醒和执著,令人悄焉动容,肃然起敬。

我经常听到一些“纯文学”批评家贬低路遥的作品,说路遥缺乏“才华”,说他的作品“文学价值”不高,不是“真正的文学”。在我看来,这种简单而诬妄的评价,是对路遥最大的无知,是对路遥作品不公的误解。固然,英年早逝的路遥,还不是大师,他的作品也没有达到经典的高度——他的作品,最好的是《人生》、《在困难的日子里》和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,至于《平凡的世界》,则仿佛一盘樱桃,一半是成熟的,一半是青涩的。那青涩的一半,很多时候,是因为他的热情稀释了他的冷静,是因为他把善良变成了无边的宽容,是因为他用自己圆满的想像置换了残缺的现实,他因此丧失了观察生活的深度,丧失了批判现实的力度,失去了分析人物心理的尖锐和准确,失去了控御文字的节制感和分寸感。然而,成熟的那一半,却是那么新鲜,那么姣妍,那么令人喜爱——仅凭这一半,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优秀的作家,也足以证明他的这部作品是有才华、有价值的作品。不仅如此,就整体来看,他的朴实而亲切的才华,充满一种强大的道德诗意和美感力量,乃是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精神现象,因此,很值得重视和研究。

是的，朴实，路遥的文学才华的一个突出特点，就是朴实。朴实但不苍白，朴素却又内蕴撼动人心的力量，乃是一种极高的境界，也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。例如，路遥写人物的情感和性格，写远山近水，疏星淡月，只寥寥几笔，便跃然纸上，如在眼前，让你读了悠然心会，久久难忘。路遥在《人生》里这样写刘巧珍与高加林的爱情：

巧珍又把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塞到加林手里，亲切地看着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然后手和脑袋一起贴在他肩膀上，充满柔情地说：“加林哥，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……”

“傻话！你真是个傻女子！”高加林把手里的半个鸡蛋塞进嘴里，在她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，正好手上一个破了的泡碰在巧珍的发卡上，疼得他“哎哟”叫唤了一声。

巧珍像触电一般抬起头，不知他发生了什么事。很快，她明白了。她手忙脚乱地在提包里翻起来，嘴里说：“看，我倒忘了……”

她从提包里掏出一瓶红药水和一包药棉，把加林的一只手拉过来，放到膝盖上，给他抹药水。

……

他们默默地偎在一起，像牵牛花绕着向日葵。星星如同亮闪闪的珍珠一般洒满了暗蓝色的天空。西边老牛山起伏不平的曲线，像谁用碳笔勾出来似的柔美；大马河在远处潺潺地流淌，像二胡拉出来的旋律一般好听。一阵清风吹过来，遍地的谷叶响起了沙沙沙的响声。风停了，身边一切便又寂静下来。头顶上，婆婆的、墨绿色的丛叶中，不成熟的杜梨在朦胧的月下泛着点点青光。

他们就这样静静地、甜蜜地躺在星空下，躺在大地的怀抱里……（《路遥文集》，第四卷，第47—48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5月版）

如此美好的情感，多么像一首令人陶醉的诗！如此美丽的夜晚，多么像一幅叫人流连的画！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我们体验到了爱情的甜蜜和幸福，也感受到了大地母亲般深沉而温柔的爱意。在我看来，“加林哥，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……”乃是当代中国小说家笔下最真挚、最朴实，也最感人的情话，因为，刘巧珍对高加林的这句著名的表白，不仅准确地传达出一位农村姑娘特有的简单和纯朴，也表现了一种普遍而真实的爱情心理。的确，在一个热恋者的心里，是只能容纳下一个人的；对一个真正用心去爱的人来讲，眼里是只有一个人的；得到了这一个人，便得到了整个世界；失去了这一个人，便失去了全部的生活。你看，就这么一句话里，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心理内容，包含着多么深刻的爱情哲学啊！

同样，路遥的景物描写才能，也是令人赞叹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路遥笔下的景物描写简约而朴素，从来不是外在的冷漠的，而是充满丰富而热烈的情感内容。他将景物与人物的内心感受，紧紧地联系起来，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，既给人一种置身其中的现场感和氛围感，又包含着令人感动的内在力量。

凡是读过《平凡的世界》的读者，恐怕都不会忘记田晓霞和孙少平在麻雀山上见面的情景：

内心的骚动让他坐立不安，他索性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，两只手垫在脑后，茫然地望着暮色中的天空。天空已经亮出几颗星星。晓霞也不再出声，静静地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两只手抱着膝头，凝望着远方的山峦。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光。小树林中，归巢的鸟雀扇动着扑棱棱的羽翅。没有风，空气中流布着微微的温暖。春天的黄昏呀，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思和深远的联想，也常常叫人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忧伤。

躺在地上的孙少平，不知什么时候眼里突然涌满了泪水。他深深地向夜空吐出一声叹息，嘴里竟然喃喃地念起了《白轮

船》中吉尔吉斯人的那首古歌——

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，爱耐塞？

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，爱耐塞？

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，爱耐塞？

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，爱耐塞？

晓霞仍然保持着她那雕像似的凝望远山的姿势，接着他轻轻地念道——

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，爱耐塞，

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，爱耐塞。

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，爱耐塞，

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，爱耐塞。（《路遥文集》，第二卷，第254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5月版）

路遥用朴实的抒情性的语言，准确地刻画了黄昏外在的物象，也传神地写出了人物内在的心象，从而创造了一个心物合一、情景互渗的画面，给人留下丰富而美好的阅读记忆。黄昏是美妙而温暖的，令人在宁静的心境里浮想联翩，悠然意远，但是，黄昏也是生发乡愁和孤独感的时分，最容易叫人惆怅和忧伤的。然而，路遥笔下的人物无论多么忧伤、痛苦，却是很少绝望，更不悲观厌世的。因此，在这里，路遥虽然也真实地写出了人物的“无以名状的忧伤”，但是，他像借助陕北民歌强化抒情效果一样，借助吉尔吉斯人的古老歌谣，把人物从狭隘的“忧伤”情绪中提升出来，使他们表现出对自然、生命、生活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健康而有力量的爱，从而伸拓出一种像天空一样高远的精神空间，创造出一种像大地一样宽阔而深厚的情感世界。唉！如此厚朴真挚而又诗意盎然的描写，在当下情感冰封、诗意沉沦的小说中，已经难得一见了。

10 其实，追求平淡和朴素，乃是中国文学的宝贵传统，尤其是有宋一代诗人、学者普遍倡言的美学主张。梅尧臣在《读邵不疑

学士诗卷》中说：“作诗无古今，唯造平淡难。”在他看来，倘能“顺物玩情”，则可“平淡邃美，读之令人忘百事也”。王安石也推崇“平淡”的风格和境界，而且认为那是一种不易达到的高度：“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（《题张司业集》）刘克庄则在《跋真仁夫诗卷》中指出平淡、清明乃是好诗的共同特点：“古诗远矣，汉魏以来，音调体制屡变。作者虽不必同，然其佳者必同，繁浓不如简澹，直肆不如微婉，重而浊不如轻而清，实而晦不如虚而明：不易之论也。”可见，平淡看似简单、容易，其实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——也许正是因为难，所以，在文学上，更为常见的，便是貌似空灵、飘逸的虚假，便是浓涂艳抹的做作，便是对西方“现代主义”文学的邯郸学步的模仿。当此之时，就愈加显出了路遥的作品在文体和艺术上的重要价值。

对于才华，人们常常有这样一个误解，似乎它仅仅是一个想象力和语言形式的问题，或者，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技巧操作。事实上，问题并不这样简单。很大程度上，才华决定于一个作者的人格境界和心情态度。朴实的才华，基源于纯朴的心灵。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虚假、做作，缺乏朴素而清明的气象，那是因为作者自己的感情不够“纯朴”的缘故。托尔斯泰就把“纯朴的感情”当做艺术的本质。他在《什么是艺术》中说：“这种纯朴的感情是一个非常纯朴的人，甚至一个小孩所熟悉的，它使人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，为别人的痛苦而忧伤，并使人的心灵和另一个人的心灵融合在一起，这种感情就是艺术的本质。”他据此批评那些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“不但不能区别真艺术品和赝品，而且总是把最坏的、伪造的艺术当做真正的、优秀的艺术，而对真正的艺术竟然觉察不出，因为伪造的艺术通常总是带有较多的装饰，而真正的艺术往往是朴质的。”（《托尔斯泰文集》，第十四卷，第271—272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0年4月）是的，情感，这才是影响写作最主要的因素，也是研究文学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。所

以,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来讲,需要认真研究的,不仅是路遥的形式意义上的才华,还应该包括他对人生和世界的心情态度。而路遥的作品之所以引发普遍的心灵共鸣,之所以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喜欢,之所以还是大家经常谈论的话题,就是因为他有这种“纯朴的感情”,就是因为他对生活、对人们充满深深的爱意。

1865年7月至8月间,在写给俄罗斯作家博博雷金的一封信中,托尔斯泰说:“艺术家的目的不是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,而是让人们热爱有着永不休止的无穷表现的生活……如果有人对我说,现在的孩子二十年后将要阅读我写的东西,将要为之哭,为之笑,并且热爱生活,那么我会为之献出我的全部生命与精力。”(《托尔斯泰文集》,第十六卷,第98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年4月)这位伟大的作家的话,说得对极了!文学就是要让人们热爱生活,就是要给人们提供生活的智慧、勇气和力量。只有那些关心人生的根本问题,而且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作家,才是优秀的作家;只有那些充满爱意和祝福感的作品,才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“大放光芒”。

路遥无疑属于契诃夫所赞许的那种“优秀的作家”——这种作家知道自己往什么地方走,也引导读者往相同的方向去。他的作品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,充满了照亮人心的生存智慧,教人明白这样一些道理:沉重的苦难也许并不坏,因为,坎坷和磨难会帮助你获得精神的成熟和人格的发展;平凡的生活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平淡乏味,因为通过劳动和爱,我们完全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充满意义感,完全可以感受到人生真正的幸福。我相信,我们的后代将从路遥的作品中,体验到我们曾经体验过的忧伤和痛苦、激情和希望。他们会怀着感激的心情说:这是一个优秀的作家!他的作品是真正的文学!

目 录

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

——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(代序)

..... 李建军 1

1983 年

高加林和刘巧珍

——《人生》人物谈 蔡 翔 1

简论高加林的悲剧 雷 达 10

1984 年

在交叉地带耕耘

——论路遥 王 愚 20

1985 年

人生之旅与人性之梦

——路遥与张炜创作比较 曹增渝 梅蕙兰 39